

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

钱 方 吴锡浩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黄 慰 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关键词 各听;石制品

内 容 提 要

各听石器采自藏北高原色林错东南岸古湖滨基岩岗丘上,由硅质岩打制的边刮器、凹缺刮器、端刮器、石核和石片组成,时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

各听是藏北高原上一个岗丘的名字。它位于这个高原第二大咸水湖色林错(“错”,藏语“湖”的意思)的东南岸(89°22'E, 31°35'N),波曲藏布(“藏布”,藏语“河”的意思)自东南而西北沿岗丘西边流过,那曲至申扎的公路横亘于岗丘之北(图1)。1983年夏秋之间,本文前两位作者在青藏高原进行第四纪地质和环境考察时,从这里采到一批石制品。本文是关于这一发现的初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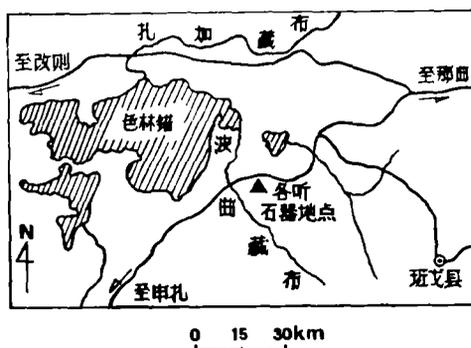


图1 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地点位置图
(Geographic position of Geting site in North Tibet)

一、石器地点地质、地貌概况

各听岗丘由上白垩系海相灰岩构成,凸出于色林错湖滩之上。这个基岩岗丘顶部平

坦,东西长约 1.5 公里,南北宽约 0.5 公里,顶面海拔 4663 米,高出今日湖面 133 米。色林错的湖滩十分宽阔,其上有多道天然湖堤——古湖岸线,主要的就有五道,堤高 2—5 米(图 2)。各听岗丘外侧,还有一道湖堤。它是色林错最高岸线遗迹。湖滩和湖堤由砂砾组成,砾石粒径一般为 3—5 厘米,但也有尺寸较大的。砾石岩性有黑色硅质岩、砂岩、石英砂岩等,其中的黑色硅质岩砾石是制作石器的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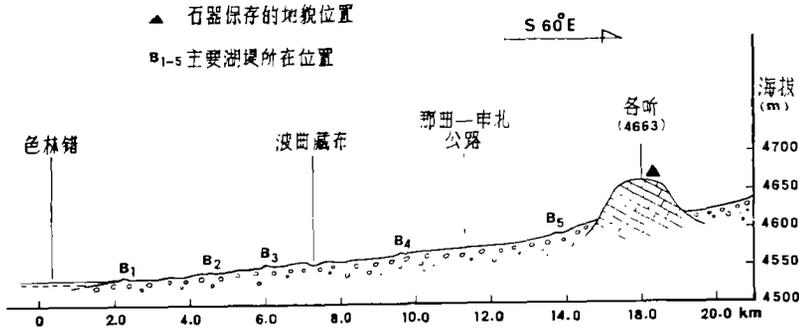


图 2 各听灰岩丘岗至色林错地貌剖面
(Geomorphological section showing the area from Geting limestone hill to Selincuo Lake)

二、石 制 品

各听的石制品主要由石核、石片和石器组成,另外还有一部分碎屑。它们暴露于基岩岗丘表面,缺少地层根据。本文观察了采集品中的 109 件,岩性均为黑色硅质岩,表面有一层很薄的石锈,呈浅褐色。这些标本除少数有轻微磨蚀痕迹外,绝大多数棱角分明,人工打制痕迹清楚。

(一) 石核和石片

石核六件(如标本 P. 6405,图 3 之 14)。其中四件原为大石片,两件原为石块。它们长 67—98,宽 44—63,厚 30—46 毫米。都有两个台面,有三件为各具一个自然台面和一个素台面(石片疤),另三件的两个台面都是素台面。六件标本都没有显示出修理台面的迹象。

石片 64 件。最大长 22—91,最大宽 25—58,最大厚 5—24 毫米。平均 $43.03 \times 38.07 \times 12.73$ 毫米。石片长轴 11—91 毫米,平均 39.29 毫米;横轴 5—65 毫米,平均 22.50 毫米。石片轮廓以歪尾或不规则的居多,有 42 件;舌状、叶状或比较规则的较少,有 22 件。被修整成工具的石片的情况亦大致如此。石片台面以素台面最多(如标本 P.6406,图 3 之 4),有 28 件;其次是自然台面,有 19 件;有疤台面(如标本 P.6409 和 P. 6407,图 3 之 1 和 2;图版 I, 1 和 7)和带脊台面(如标本 P. 6408,图 3 之 3;图版 I, 4)分别为 10 件和 6 件;线状台面一件。石片角(台面与打击泡夹角)和“边角”(台面与背面夹角,

the angle de chasse) 分别为 80° — 132° 和 51° — 145° ，平均为 108.19° 和 78.79° 。石片腹面具有打击点集中、打击泡凸出等一般特征。石片背面全被石皮覆盖的 9 件，石皮占背面面积一半或超过一半的 14 件，背面全被石片疤占据的 22 件，石片疤占背面面积一半或超过一半的 22 件。在 55 件背面具有片疤的石片中，打片方向和本石片一致的 32 件，其余为斜交或相反。石片中有使用痕迹的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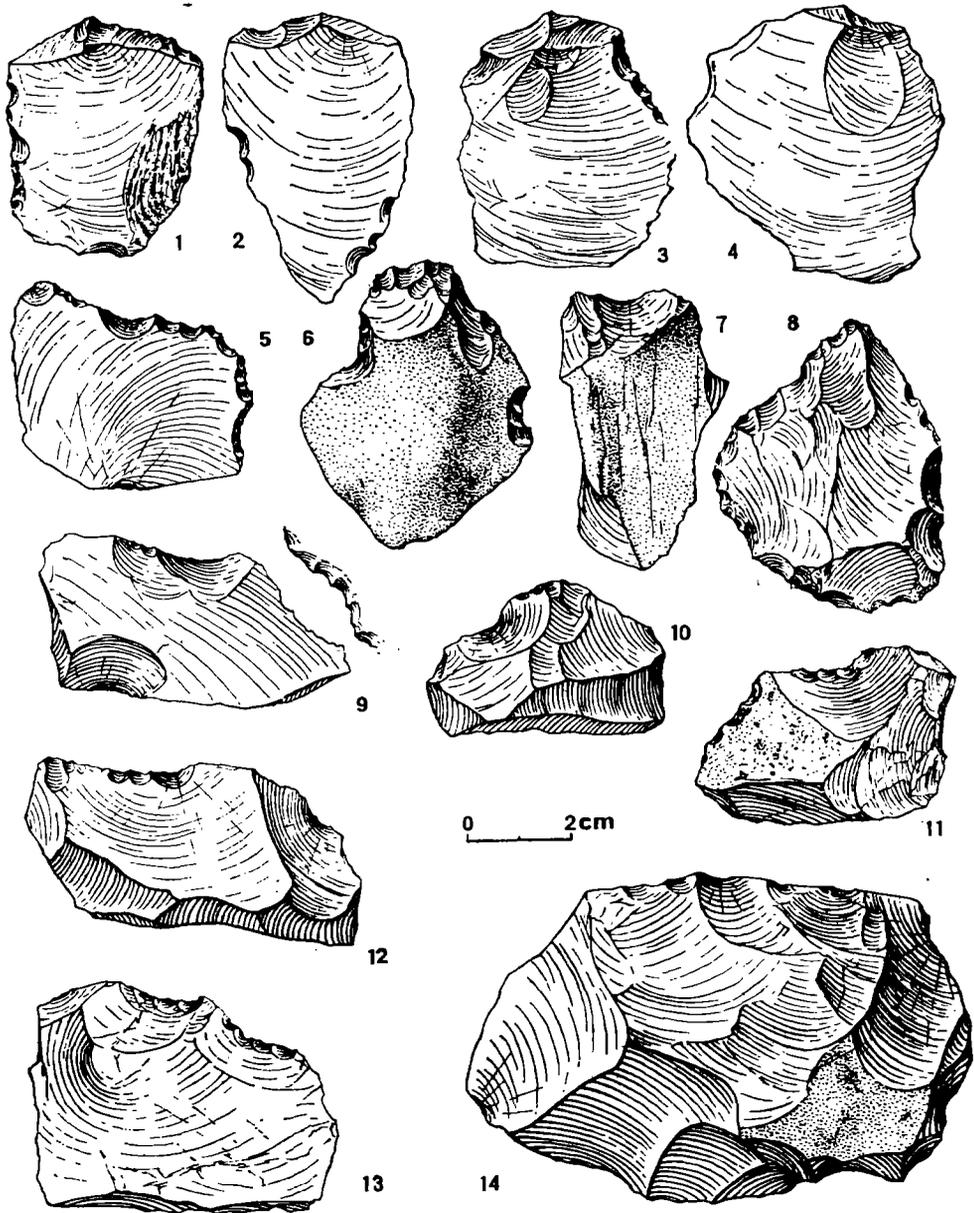


图 3 各听的石制品 (stone artifacts from Geting)

1—4. 石片 (flakes); 14. 石核 (core); 5、8、9、11—13. 边刮器 (side scrapers); 6. 端刮器 (end scraper); 7、10. 凹缺刮器 (notches)

(二) 石 器

共 39 件,分边刮器、凹缺刮器和端刮器三个类型。

边刮器: 21 件,均以石片为毛坯,用“浅平修整”技术制成,刃口较薄,刃角多在 40° — 60° 之间。修整方向有“正向”(向背)、“反向”(向腹)和“错向”(相对两边或同一边的两半作正、反向修整)之别,各占 10、8 和 3 件。按刃口形式,这些边刮器可再分为单边、双边和聚边三个亚类。单边有 11 件,其中直刃 6 件,凹刃 2 件,凸刃 3 件,双边有 4 件,其中凹刃 3 件(如标本 P. 6416,图 3 之 12;图版 I, 8; P. 6417,图 3 之 13。图版 I, 10)、直刃一件、凸凹刃一件(标本 P. 6412,图 3 之 8;图版 I, 3)。聚边有 5 件,其中凸凹刃一件(标本 P. 6414,图 3 之 5;图版 I, 9)、凹直刃一件(标本 P. 6411,图 3 之 11;图版 I, 12)、双凹刃一件(标本 P. 6418,图 3 之 9;图版 I, 6)和双直刃 2 件。

凹缺刮器: 17 件,毛坯除一件为碎块外,其余均为石片。修整方向有“正向”和“反向”两种,前者占 11 件。凹缺的深度为 2—5 毫米,宽度 8—16 毫米。所有标本上的凹缺的深度均超过宽度的 $1/10$ 。刃角在 63° 以上,属“半陡峭修整”。有一件标本具有两个凹缺,其余只有一个。后者如标本 P. 6415(图 3 之 7;图版 I, 11)和 P. 6413(图 3 之 10;图版 I, 5)。

端刮器: 只有一件(标本 P. 6410,图 3 之 6;图版 I, 2),是吻状端刮器。毛坯为一歪尾石片,修整工作集中在尾端以及相邻的左侧上;“正向”打击。标本长轴 43,横轴 55.5,端部长轴 22,横轴 16 毫米。刃角 66° ,刃口不齐。

(三) 小 结

1. 各听石制品采用当地湖滩上的硅质岩砾石为原料;
2. 打片使用锤击法,台面选在石片疤或较平的岩块节理面上,虽然出现一些有疤或带脊台面,但未见明确的修理台面的实例;
3. 石器用石锤直接打击而成,组成刃口的片疤可归入“普通型修整”,即片疤的大小、形状无一定规则,形成的刃口不齐。片疤长轴可小到 2 毫米,大到 5 毫米,横轴一般为 5—7 毫米,也有的超过 20 毫米。只少数标本刃口由两层片疤组成外,一般只有一层。因此总的说来,修整工作比较简单、粗糙;
4. 工具类群由边刮器、凹缺刮器和端刮器构成。边刮器最多,有几种形式,是主要的工具类型。凹缺刮器在数量上居第二位,但形式单一,加工简单。端刮器仅发现一件,修整工作不算标准。

三、讨 论

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早期石器时代地点,主要有 18 个(表 1)。除昌都的卡若以外,这些地点采集的石制品都脱离了原生地层。正因为如此,断代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而目前所作出的关于时代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假定的成分。表1所列地点,就石制品出露的地貌部位来说,有湖滨阶地、河流阶地和洪积扇三个类型,其中以前者居多。就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和类型来说,有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其中单纯产打制石器的3处,单纯产细石器的12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生的两处,三种产品共生的一处。后一处地点,即卡若遗址,是唯一有地层根据(文化层堆积厚100—160厘米左右)、文化内涵丰富的地点,单凭考古学原理即可断代,况且还有明确的¹⁴C年龄(距今5000—4000年)。因此,对于卡若遗址的时代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其他地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在以往发表的报告里,研究者根据石制品出露的地貌部位,将定日和珠洛勒的洪积扇两个产打制石器的地点的时代放在晚更新世。我们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拿本文描述的各听地点来说,它离今天的湖边将近15公里,比今天的湖面高出133米,比它跟前的湖滩也高出四五十米。因此,关于岗丘表面出露的大量石制品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石器打制者从和今天没有什么差别的湖滩上选好原料搬到高的基岩平台上进行打制活动,这样做必须克服搬运原料的麻烦;二是当时基岩岗丘尚未露出或只是稍微高出周围的湖滩,它是湖滩的一部分,上面覆盖有砾石层,人们就近选料和打制石器十分方便。从逻辑上说,后一种解释比较合理。今天,岗丘外侧有一道最高的湖堤以及石制品表面有石锈等现象也有利于后一种解释。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则可以运用地貌学原理来推断各听石器的时代了。

色林错面积1865平方公里,仅略小于纳木错而成为藏北高原第二大湖。这个内陆咸水湖的湖水主要靠周围高山的冰川融水补给。由于青藏高原自晚更新世以来强烈隆起和冰后期以来冰川的退缩,湖面开始进入了间歇性收缩的过程。宽阔的湖滩和湖滩上一道道环状分布的由砂砾组成的天然湖堤——古湖岸线,就是这个过程的证据。有理由相信:各听外侧的湖堤,如果不是晚冰期中某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间冰段,就是冰后期初气候最宜期(距今约7500—5000年前)高湖面的遗迹。换句话说,各听石器地点的时代,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在深入工作之前,我们认为采取这种规定时代范围较宽的结论也许是合适的。

有些研究者在分析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时,常常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分别和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同起来。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能用来正确解释考古上的发现。何况将有争议的“中石器时代”这个仅通用于欧洲史前史研究的术语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还有讨论的余地(黄慰文,1984)。西藏已发现的材料中,定日、珠洛勒和各听三处地点采集的打制石器,虽然原料不同,但技术和类型基本一样。特别是处于同一地区的珠洛勒和各听,可以认为是同一工业的制品。已发表的报告对石器类型和技术水平估价不同,仅仅是不同研究者观察上的差异造成的。例如,根据我们对各听上百件标本的观察,石器中不存在尖状器,但珠洛勒的研究者在描述的14件标本中划分出两件。按我们看,设立这个分类还值得考虑。因为,该报告也承认两件尖状器“不甚典型”,一件“两缘及尖端俱未经加工”(安志敏等,1979),而另一件从图版或插图上也看不出修整痕迹。至于西藏已发现的多处细石器,其技术和类型可以说是没有差异的,我们赞同将它们归入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自1956年以来,西藏地区已发现一批时代较早的石器地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18

表 1 西藏主要早期石器地点概况

地 点	经纬度	海拔(米)	文化遗物	地貌部位	发现者及年代	时代结论及发表报告
黑河(那曲)		4300以上	细石器 2 件	河流阶地地面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 1956。	新石器时代。邱中郎, 1958。
定日		4500	打制石器 40 件	高出河面 20 米的阶地地面	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 1966。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张森水, 1976。
亚里(囊拉木)		4300	细石器 27 件	第一阶地地面其中一件出自上面的石灰华层	(同上)	中石器时代或稍晚。戴尔俭, 1976。
羊圈(囊拉木)		4900	细石器 3 件	第一阶地地面	(同上)	(同上)
玛尼(双湖)	87°09'E 34°47'N	4920	细石器	丘陵洼地地面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976。	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安志敏等, 1979。
绥绍拉(双湖)	88°30—31'E 33°14—15'N	5200	细石器	河流阶地及洪积扇地面	(同上)	(同上)
珠洛勒(申扎)	88°30'E 31°23'N	4800	细石器	第二阶地地面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打制石器 14 件	洪积扇前缘地面	(同上)	旧石器时代晚期。安志敏等, 1979。
卢令(申扎)	89°04'E 31°24'N	4700	细石器	河流阶地地面	(同上)	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安志敏等, 1979。

才多茶卡 (班戈)	88°58'E 33°05'N	4800	打制石器 8 件, 与细石器共生	湖滨平原地面	(同上)	新石器时代。张森水, 1980。
蒂让玛措 (班戈)	89°06'E 33°03'N	4900	细石器 3 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雅曲雅士 (班戈)	89°21'E 33°N	4900	细石器 4 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错尼	87°20'E 34°40'N	4900	细石器 1 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马法木湖 (普兰)	81°55'E 30°50'N	4630	细石器 39 件, 打制石器 21 件	第三阶地 (高出河面 30 米) 地面	南京大学王富葆	全新世早期。刘泽纯等, 1981。
帕也真沟 (旧土)	79°55'E 30°50'N	5200	细石器 3 件	洪积扇地面	(同上)	(同上)
藏错龙湖西岸 (吉隆)	85°5'E 29°N	4620	细石器 1 件	湖滨高阶地地面	(同上)	(同上)
卡若 (昌都)	97°2'E 31°1'N	3100	打制石器近 7000 件, 细石器 629 件, 磨制石 器 511 件。还有骨器、 陶器、装饰品及建筑遗 迹等。	第二阶地上的堆积, 厚 100—160 厘米。	西藏文管会等, 1977。	新石器时代。 ¹⁴ C5000— 4000 年前。西藏文管会等, 1985。
各听	89°22'E 31°35'N	4663	打制石器 100 多件。	湖滨高阶地地面	中国地质科学院, 1983。	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 器时代初期。本文。

处。这些地点分布范围西起日土帕也真沟 (79°55'E), 东到昌都卡若 (97°2'E); 南自吉隆藏错龙湖 (29°N), 北抵藏北错尼 (34°40'N)。其中, 以藏北高原最多, 藏南谷地其次, 个别坐落在横断山脉北段的藏东高山峡谷区。它们的海拔高度除卡若为 3100 米之外, 其余都在 4300 米以上, 最高的两个地点为 5200 米。这是一个十分辽阔的地区, 而且今天大部分属于人迹罕至的“无人区”。那里气候干寒, 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200 毫米, 最热月(七月)气温不超过 10℃, 冬季可降至 -40℃以下, 因而有地球“第三极地”之称。所以, 仅从地理学和古环境学的角度而言, 上述发现的意义就十分重大。诚然, 多数地点还限于地表采集, 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今后, 在扩大线索的同时, 还应选择重点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以便把西藏的史前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照片由王哲夫先生拍摄, 插图由李荣山先生清绘, 谨致谢意。

(1987 年 5 月 23 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 1979。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 and 细石器。考古, (6): 481—491、494。
- 刘泽地、王富葆、蒋赞初、秦浩、吴健民, 1981。青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4): 87—90、7。
-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 1985。《昌都卡若》, 文物出版社。
- 邱中郎, 1958。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 2: 157—163。
- 张森水, 1976。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 科学出版社, 105—109。
- 张森水, 1980。西藏细石器新资料。《西藏古生物》, 科学出版社, 70—75。
- 黄慰文, 1984。什么是旧石器时代。四川文物, (4): 56—57。
- 戴尔俭, 1976。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 科学出版社, 110—112。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GETING SITE IN NORTH TIBET

Qian Fang Wu Xihao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Huang Weiwe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 words Geting; stone artifacts

Summary

The locality to be discussed and designated as Geting site (Fig. 1) was discover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for Quaternary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y the team of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in 1983. More than 100 pieces of stone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They include 21 side-scrapers, 17 notches, one end-scrapers, 6 cores, 64 flakes and some wastes. The raw materials are siliceous rock pebbles which are come from the gravels near by. According to observation, the simple direct percussion method was applied in the flaking process. There is no trace of preparing platform either on cores or on flakes. All of the implements were retouched by flakes. The working edges on them are rather sinuous (Fig. 3).

Like most of the site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Tibet area up to now and classified to the early stage of Stone Age (Table 1), the stone artifacts of Geting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ite. The lack of associated fauna and reliable data for determining age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e age of the stone industry. However, 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can provide some possibilities for u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Geting site is a limestone hill which is located on the southeast shore of Selincuo Lake, the second big saltwater lake in North Tibet plateau. The total area of the lake is about 1865 km² with an elevation of 4530 m of the lake level. Since Late Pleistocene the lake has been fallen into a course of intermittent falling because of strong uplifting of the plateau and retreating of the glacier. As a result, a wide lake-floor plain with many lake-terraces which consist of sand and pebbles had been made (Fig. 2). The Geting limestone hill lies at 133 m above the lake level and may be part of the high lake-terrace which had been formed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or Early Holocene. In other words, the age of Geting industry may be set to the Late Paleolithic or Neolithic.



1, 4, 7 石片 (flakes); 2, 端刮器 (end scraper); 3, 6, 8, 9, 10, 12 边刮器 (side scrapers); 5, 11 凹缺刮器 (notches); 以上比例均为 $\times 1$

(王哲夫 摄)